



疯狂阅读

CRAZY READING

珍藏本

主编：杜志建

美文卷

荒芜的生命里，
你是我繁华的注脚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狂阅读.美文卷/杜志建主编. -延吉:延边教育出版社,2009.12

ISBN 978-7-5437-8362-1

I. 疯... II. 杜... III. 语文课-阅读教学-中学-课外读物 IV. 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9385 号

策 划:杜志建

责任编辑:南爱顺

封面设计:郭 珊

疯狂阅读(美文卷)

主编:杜志建

出 版:延边教育出版社

社 址: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

邮 编:133000

电 话:0433—2913940 0371—68698015 (邮购)

传 真:0433—2913964

网 址:<http://www.ybep.com.cn>

发 行:延边教育出版社

经 销: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: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版 次:2011 年 6 月第 3 版

印 张:10 印 次: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217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5437-8362-1

定 价:13.80 元

法律顾问:北京陈鹰律师事务所(010—64970501)

启 事

本书选编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,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作者取得联系,在此深表歉意。请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,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。

电话:0371-68698032

邮箱:fkreading@163.com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

美文卷

只一眼美丽的触碰，便沉醉于那
温暖的墨香里。景色如画，水云微漾，
浓妆淡抹依旧宜。



YZLI0890151784



CONTENTS 目录

如果爱

那年,我遇到了她,就像是被晨风摇落的清露,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珍贵,从此,芳华深植心中,一如凝固的照片,永不相忘。

- 006 裙裾飘舞的夏 / 丁立梅
- 009 爱之谜 / 李兴海
- 010 重返八重樱下 / 佚名
- 012 带着坚硬的壳相爱 / 王晓宇
- 015 你 / 何君华
- 016 让我用一世的眼光凝望你 / 水唇
- 019 亲情,就是循环往复的爱 / 月满天心
- 022 可可·香奈儿 / 风为裳
- 026 红豆红 / 周海亮
- 027 山茶花 / [印度]泰戈尔
- 029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坏小孩 / 连谏
- 031 和笨女人陶小麦相依为命 / 喻虹
- 034 仿佛 / [印度]泰戈尔
- 035 你带不走一座湖的哀伤 / 朱成玉
- 037 一只家犬的临终告白 / [美]杰姆·威廉斯
- 038 时光这盏灯 / 燕庄生铁
- 039 有些爱,永不褪色 / 汤小小

画心

我们有我们的小恶俗小烦恼小势利,我们也有我们的小喜欢小爱好小情调,我们是那一只最凡俗的麻雀,飞着,闹着,生活着。

- 042 麻雀不要哭 / 雪小禅
- 043 冬天的橡树 / [苏联]尤里·纳吉宾
- 046 听一场电影 / 孙道荣
- 047 紫衣 / 三毛
- 049 入世·张爱玲 / 安意如
- 051 那夜,那对盲人夫妻 / 周海亮
- 052 往事这么近,天涯那么远 / 包利民



- 055 少年图嘎 / 鲍尔吉·原野
057 知音 / 余显斌
059 山羊兹拉特 / [美]艾萨克·什维斯·辛格
062 一个人的梅塘 / 周洁薇
063 少年哀歌 / [日]西村寿行
064 深笑 / 林徽因
065 清远深美 / 雪小禅
067 转身 / 李汉荣
068 流年书简(节选) / 李娟

小
时
光

口琴的旋律曾萤火虫一样到处飞,满院子的静谧中,竹林绿,月光白。繁盛的青春刚刚好。

- 072 竹林绿,月光白 / 琴台
075 我们的素白年代 / 单弦
079 谁在这里等过你 / 兰格格
081 对花枪 / 安宁
083 你的一生如此漫长 / 郭敬明
087 十八岁的单车 / 曾子建
089 烟花那么凉 / 雪小禅
091 阁楼上的公主 / 白雪
094 青春,呼啸而过 / 戴日强
097 敏感少女的青春时光 / 浅步调
099 最是少年青涩时 / 叶倾城
100 单车少年 / 不淡定的涟漪
101 最小的事 / 鲁念安
103 麦田里的少年 / 沈奇岚
104 圆体字的告白 / 七堇年
106 荒芜的生命里,你是我繁华的注脚 / 小森爱美

小
时
光

天亮了,忧伤像猫一样,踱过了夜的门槛。清晨的每一片叶子,都承接着夜里的眼泪,将它们变成快乐的露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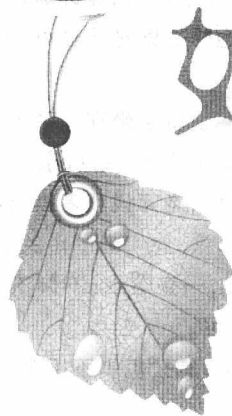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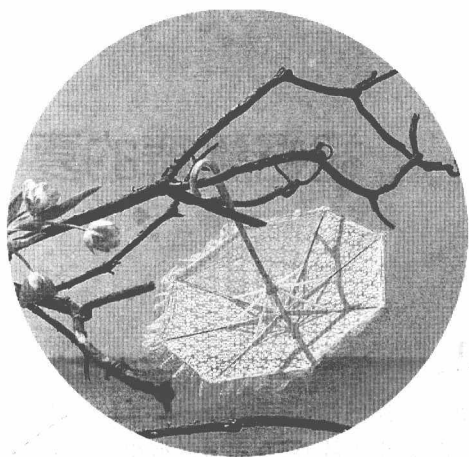
- 110 樱花呀樱花 / 雪小禅
111 草木精华 / 苏枕书

- 113 鹰的飞翔 / [丹麦]彭托皮丹
115 一个人在青海 / 赵中华
117 佛罗明戈舞 / 毕淑敏
119 雨之调 / 张晓风
121 风停了,天亮了 / 老玉米
123 爱上一只鸟 / 风为裳
124 在天青色的乌镇等烟雨 / 沈青黎
127 一朵午荷 / 洛夫
129 我家的财富 / [日]德富芦花
130 白鹭 / [俄罗斯]恩维尔
131 圆明园残简 / 王和声

青藤静静攀在漆迹斑驳的旧墙边,空气里漂浮着不知名的清香,一个罗衫淡淡的女子,提一盏小小的荷花灯,循着词人的韵脚婉约地走来。



- 134 卓文君和她的一文铜钱 / 张晓风
135 谁裁银笺彩缕 / 丁立梅
137 长衫悠悠数风流 / 素简
138 书生 / 施瑞涛
139 不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/ 碎月冰蓝
141 没有宋词的年代 / 冰雪儿
142 与周瑜相遇 / 迟子建
144 一曲新词动帝王 / 流溪
146 因这一句爱上《诗经》 / 伊莎贝拉
147 宋朝的雨 / 陈富强
149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/ 佚名
152 生命一如破碎的青花瓷 / 巴曼
154 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 / 李会诗
156 那一方古典的山水 / 余显斌
158 合掌芷兰,未开已落 / 彭敏哲



如果爱

你铭记的，不是纯的风景，而是站在风景里抵死不认的人。你怀念的，不是旧的时光，而是住在时光里绝口不提的爱。

裙裾飘舞的夏

◆ 丁立梅

1

冬天。黄昏。太阳像一枚红枣似的，缀在远天。八岁的她，执着成绩报告单的一角往家飞跑。老师说，从明天起就不要上学了，放假了，要过年了。她小小的心，立即激动得想飞出来。她是喜欢过年的呀，不知掰着小指头在被窝里数过多少回了。她想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，要过年了呢，母亲知不知道呢？

推开院门，一壶水正在炭炉上“咕咕”地泛着热泡泡。母亲坐在一旁的矮凳上，母亲的脸上没了平时的笑容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刚哭过。她有些怯怯地走近母亲，给母亲看成绩单。母亲没抬头看她，她就一直把成绩单举着，有些固执地要母亲看，说，妈，老师说我省考得好呢。

母亲突然出人意料一抬手，把她推搡了一下，怒道，滚，你们老的小的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她的身子经这意外一推，迅捷向后倒去，碰翻了炭炉上的水壶，一壶滚水，不偏不倚，全淋到她的一条腿上，无数根钢针立时刺进肉里面去了呀，她当即疼得大哭。

吓坏的母亲手忙脚乱给她剥衣服，但衣服粘着皮肉，怎么也剥不下来。最后衣服褪下来，她的一层皮也跟着褪下来了。

2

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，她躺在上海中山医院的病床上，心里面充满绝望。一个八岁孩子的绝望，竟也是深不见底的。她整天不说话，任母亲低声下气跟她说什么，她也不理。父亲来过两回，母亲把病房门关上，不让他进。他们在走廊上吵，吵过之后，母亲回来，眼睛是红肿的。自从她的腿被烫伤后，母亲的泪就一直没干过。她只是漠然地看着。

只在每次护士来换药时，她才会发出声音来，是号叫。她叫，阿姨，求求你，我不换药了。整个医院走廊上都充塞着她绝望的哭叫。八岁的孩子，忍受疼痛的毅力毕竟有限啊，每一次换药，都像把她丢进炼狱一次。她听到邻床的老太太站在她床边啧啧嘴，叹息，摇头说，唉，可怜的孩子，怎么烫成这样？像剥兔子似的。

事后，母亲把外祖母陪嫁的一对金耳环卖了，给她买骨头熬汤喝。她闭紧嘴巴不喝。她看见母亲伤心，心里竟有一丝说不出的痛快。

父亲再没出现过。

母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，头发里，已隐约有白发出现。

邻床的老太太偶尔会劝母亲两句，劝的话，她不大懂，说什么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。母亲只摇头哭，说，他在外面有人了。

她不懂父亲在外面有什么人了，她懒得去理会。

病房外，长有几棵树，很高很高。冬天了，树上的叶全落尽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丫，齐刷刷地刺向天空。天空是高而白的，充满忧伤和凄清。

那些绝望的日子，在她长大的记忆里，是刀刻斧削般的。

3

她的那条腿医好了，却严重损伤。多处重新植皮，从上到下，卧着蛇一样突兀的疤痕，紫红的。触目惊心着。

她再也不能穿裙了。

夏天到了，满天空下都流淌着女孩子们的快乐啊，漂亮的裙裾如彩蝶翻飞。她远远地看着，充满艳羡。那条可恨的腿包在长长的裤子里，包得密不透风。有女孩子好奇地问她，干吗不穿裙呀？她说，不喜欢。头也不回地跑，跑到没人处，大哭一场，然后回家，装着什么也没发生。

母亲给她做许多条漂亮的裤子，用蕾丝镶边。她穿上，把蕾丝铰了。母亲叹息，再给她缝上。

在夏季就要过去时，她长裤里的秘密却被同学发现了。那一日，在厕所里，她提裤子时没提住，裤子突然滑了下去。一个女孩子偶一抬头，就看到她的腿，吓得惊叫一声跳开去。从此，再长再漂亮的裤子也不能把她的秘密藏住了。她心里的耻辱，像蚕食桑叶般，一点儿一点儿，蚀了仅存的那点儿自信。

有孩子给她取了个绰号——瘸子。每当听到他们叫，她会不顾一切冲过去打，最后的结果，被打的孩子的母亲会领着孩子找上她家门，那孩子脸上多半会有一道一道很深的血痕。她的指甲给抓的。

母亲这时会变得很生气，在说尽好话安抚走了“告状”的人后，母亲手上拿着鸡毛掸子对着她，手举到半空中，却又颓然放下。哭。那一刻，母亲的伤心震撼了她，她有隐隐的悔意，但也只是一刹那。表面上依然强硬得像块石头。

4

她十四岁那年，母亲认识了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个儿高高的，身材魁梧。跟小巧的母亲站一起，很般配。

男人在一个煤矿工作，每周星期六来。来时，会带很多礼物来，给她的，给母亲的。给她的，她从来不要。母亲却乐滋滋地帮她收下，她不喜欢母亲的那种乐滋滋，所以，她不喜欢那个男人。看到男人来，她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，在一张纸上乱画，画一些房子，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。是她梦中的地方。在那里，应该没有人知道，她有一条残废的腿吧？她想。

一次，男人又来。男人手上提两个衣服袋子，欣欣喜喜的。抖开，竟是两条漂亮的裙，一条给她的，一条给母亲的。

母亲一边说好看，一边尴尬地笑，忙着收起来。她什么也没说，跑进房间去，“啪”地关上门。

晚上男人走后，她出来，竟看到母亲在一面穿衣镜前，试裙。母亲脸上有深刻的忧伤。她这才想起，漂亮的母亲，夏天也从不穿裙的。母亲看到她，慌慌地笑，像做了错事似的。

她昂首对母亲说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不想再看见他来。然后，扔下发呆的母亲，重又跑回房间去了。

半夜里，她起床。把沙发上的两条裙，用剪刀铰成一条一条的布条条。而后，才满意地睡了。

第二天,她看到母亲红肿的眼。

那个男人,从此后再没出现。

5

考大学填志愿时,她执意填了遥远的东北。她想着,离母亲越远越好。

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东北的吉林大学。

那些天,母亲老在半夜里哭,哭声压抑。她听得心里湿湿的,但还是硬着心肠不去理会。

母亲取出所有积蓄,交给了她。且帮她准备了许多条裤子,是母亲亲自裁剪的。母亲为了给她做最漂亮的裤,特地去学了裁剪,特地买了缝纫机回来。

走时,母亲要送她去。她不肯,在大门口就作别了。

她站在母亲跟前,也不过是晃眼功夫,从前的小女孩儿,个子已超过母亲了。母亲伸手捋她的额发,千叮万嘱,在学校不要省,要多吃。没钱就写信回来,妈再寄。

她什么也没说。回转过身去,泪却从脸上滑下,原以为离了母亲会轻松会开心的,却不知,是加倍的疼痛。

她瞥见母亲的发里面,白的已远远多于黑的了。

母亲老了。

6

她毕业分配工作那年,打电话回家,告诉母亲,她不回来了,就留在外地工作。

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一会儿,笑,说,只要你高兴,在哪儿工作都行。

她握听筒的手微微抖了一下,她想对母亲说保重啊,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7

又到夏天了。

她对这个季节很敏感,条件反射似的。像患了关节炎的人,一遇雨天,骨头里就隐约地疼,像蚂蚁啃着似的。

她变得十分的抑郁。

一大早,传达室的老陈头来叫她,说有她的邮包。

她跑去。熟悉的字迹,是母亲的。

回了宿舍,她把邮包打开,满眼的花花绿绿啊,竟是漂亮的裙裤。母亲在一张纸条里说,今年街上流行裙裤,我学做了几条,妈也不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,只估摸着做的,你穿穿,看是不是合适。

她随便挑一条穿上,竟是那么妥帖,像量身定做似的。镜子里的她,裙裾飞舞,是妩媚的一朵莲啊。

8

她工作的第五个年头,遇到一个心仪的男孩子。她坐在北国的白桦树下,给他讲裙裾飞舞的夏的故事。末了,她问,你介意吗?如果介意,分手还来得及。

男孩子已听得泪眼盈盈的了,一把把她搂进怀里,说,你受苦了,从此后,我不会再让你受

苦了。

她幸福地闭上眼。她突然想起十四岁那年,母亲喜欢的那个男人,想起母亲在穿衣镜前试裙的模样。心中的堤坝一下子被击破,泪落如雨。

是不是一个人只有学会爱,才学会宽容?她庆幸醒悟得还不算太晚,她还可以补偿母亲。她买了一箱漂亮的裙,和男友一起坐车回去看母亲,她要让母亲一天一条地穿,并且要告诉母亲,从此后,她和她,再不分离。

爱之谜

◆ 李兴海

识文断字之后,他才知道,形容他与她这样的关系,原来四个字就足矣。青梅竹马。

他牵着她悄悄抵达那条小河的时候,余晖如潮,在天际翻滚。她抬头问,这河里真有鱼么?他不语,固执地拉着她的小手,死死地拉着,接着,啪啦啪啦,双双跳到了河里。那一天,他们第一次下河捞鱼,忘乎所以。他说,我要将这些带回去,养在一个秘密的角落里。她撅嘴不许,让他将小鱼给放了。他万般不愿,可还是照做了。

那年,他们均只六岁。归家后,被父母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她原本哭得伤心至极,可一听到远远地,他的哭声破空而来,她便笑了。似乎,在这个疼痛的时刻,只要有他陪着疼痛,她就可以瞬间忘却忧伤。

那条小河是那么神秘,他们的父母都不让他们去,可偏偏,他领着她去了,且玩得前所未有的开心。后来,去得愈加频繁了。每每她都会犹豫,忐忑,但只要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,她就可以不顾一切跟随着他,不管前面是湍急的小河,还是万丈深渊。

再后来,他不拉她了。因为村里的人说,他是他的小媳妇儿。可他,并不爱她。抑或,他觉得自己不能牵绊她。

当她在学堂里朗朗读书时,他正在山上放牛。顺着山路,一直下,一直下。后来,他只会去山背后的一棵树下静坐,任凭牛围着树转。因为,那个高度,他恰好能看到她在课堂里念书的模样。

她长大了,眼睛明亮,肤如雪,发如瀑。亭亭玉立的身体像三月的杜鹃一般,映红了他的胸膛。她说,我要去城里念书了。他在树下,背对着她,头也不回地喃喃,去就去,又不是谁拉着你!

她真走了。

许久之后,他才回头,呼呼的山风,硬是吹不干他脸上汨汨如溪的热泪。

这是她第一次离家,她也是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读书人。漫漫的山路上,站满了送行的乡亲。她站在路口,踟蹰了许久,都不曾走。她的父亲问,是不是落了东西?她说是,得想想。最后,太阳朗朗当空,她才落寞地收回踮脚朝人群里搜索的目光。她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

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他蹲在不远处的茂密的树林里,哭得没了声音。他实在不知道要以怎样的方式来面对离别,才能抚慰心中无边的伤感。

她第一次回来,搁下书包,便上了山冈。山冈上,他坐在树下,山风滚滚。他说,城里好玩吧?你可得好好读书,以后别再回来了。她点点头,不知道该怎么倾吐心中的秘密。

最终,他打破了沉默。嘿,你给我唱首城里的歌儿吧,听说城里的歌儿可比我们的山歌好听多了。

她想了想,坐下,双手攥紧了身旁的草,故作从容地唱,你是心中的日月,落在这里,旅程的前后多余,只为遇到你。

他说,这叫什么歌儿呢?真好听。她的心瞬间缩成一团卑微的浮云。许久才回,《心中的日月》。

那个午后,他跟着她,学会了一首城里的歌儿:《心中的日月》。每天在山冈上唱着,欢快不已。她回校的时候,他仍是没有来。

后来,她不负众望,考上了大学。北上之日,村里放了长长的鞭炮。他躲在茂密的枝叶深处,久久都不曾下来。

大学第三年,她绝望了,她想,他终究是不曾爱过自己的。于是,她答应了另外一个男孩儿的追求。年前归家,她将男友带回家中。恍然听母亲喃喃地说,多日之前,小河涨水,有小孩儿上前玩耍,失足落入水中,他恰巧就在河边,毫不犹豫地跳水救人……人是救上来了,可他却再没出来。你说,这好好的小伙儿,没事儿跑去河边瞎逛什么呢?

她疯了似的朝着小河的方向狂奔,泪水像脱缰的野马,在白皙的脸庞上肆意驰骋。

河岸上,有人听见她对着河水,撕心裂肺地唱,你是我心中的日月,落在这里……悲凄至极。可有谁知道,她真正想唱的,并非日月。

他的名字,叫明。

重返八重樱下

◆ 佚名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34年,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里,他叫保罗,她叫苏珊娜。出了校门,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,叫他大岛一兵。

他对她说:“你还是叫我郑左兵吧,这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。”加代垂下美丽的双眼,她哈下腰,郑重地说:“哈依。”两个人一前一后结伴回家,左兵在前,加代在后。

他高高瘦瘦,晃晃荡荡地走路,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。她穿着校服,踩着碎步,微微地弓着背,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。要过桥的时候,他会站定,扶她一把。两人并肩走上桥,然后下桥,继续一前一后地走。他们不说话,然而走得安然。

街角有一株很大的八重樱,枝丫重重叠叠,平日不惹眼,一旦开起花来,满树的绯红热闹出万种风情。他们走到树下,他站定,等她赶上来,客客气气地说:“撒哟娜拉。”然后,他向右拐,进入一条青石板巷;她接着往前走,不远处就是她家的米店。回到家,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,

热情地向门里喊一声：“二小姐回来啦。”左兵家里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。

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日本经商的广东人，开食杂店，生意很好，于是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，而他在广东老家还有两房妻妾。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4个月，由纪子生下左兵后改为住5个月。丈夫在家时，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；丈夫不在时，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。左兵4岁时，老家的人催郑孝仁回去，于是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，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笔钱，仅够糊口。郑孝仁一年半载来一封信，叮嘱由纪子照料左兵。左兵该



上学了，由纪子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，包里有一沓钱，红纸上写着——左兵的学费。

日月如流，左兵17岁了，是教会中学里的优秀学生。因为是中国人，又没有父亲，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，但是他不怕。他虽然瘦，然而有时也会发疯似的还击。那一次，加代在校门口迎住左兵：“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？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，拜托了。”其实，她一向是由女佣接送的。左兵一口答应，这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他的保护，这让他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。

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，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。每天清早，左兵走到巷口，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站在樱花树下等着他。见了她，她微微一笑，弯一弯腰，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走。

左兵喜欢下雨天，下雨天加代穿的木屐噼噼啪啪地响着，让他觉得有板有眼有韵律。雨大了，加代会半跼着脚，在侧后方举着伞，为左兵遮雨。左兵喜欢加代半羞半喜的样子。

圣诞节，学校组织晚祷，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。那天，左兵一出巷子，眼前一亮：樱花树下，加代穿着白底缀着淡淡樱花的和服，红底织银的襦袢。雨丝霏霏，加代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。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，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，有一种想马上逃掉的冲动。少年的心啊，真是说不清。

1936年底，大批华人开始返国。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，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前行，觉得自己像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。母亲哀恸地哭着，抓着左兵的衣服舍不得他走。

将近中午，船快开的时候，加代突然呜咽地出现在舱门前。她是刚刚才知道消息的，费尽周折才找到这里。加代筋疲力尽，跪在左兵面前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可是，郑君，我喜欢你啊……”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，后来，加代的声音在他脑海中无限悲凄地重复着：“可是，郑君，我喜欢你啊……”

一直到多年后，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，而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，便是两个女人，她们头发凌乱、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，相互扶持着，呼喊着……

49个年头过去，左兵在中国经历了流亡、读书、工作、娶妻、生子、丧父、解放、大跃进、当右派、平反、添孙、丧妻……中日建交后，通过红十字会，左兵知道了母亲的情况：自1937年开始当看护，1946年死于疾病。

1985年，左兵因一些产权问题回到日本。中学时代的同学到饭店看他，走时留给他一张名

片,上边有一个返老还童式的鬼脸——名片是加代的。左兵又想起了多年来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声音——加代跪在船上,泪流满面,无限凄绝:“可是,郑君,我喜欢你啊……”

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,但是把最纯净的留了下来,那是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。左兵拨通了加代的电话,没有惊叫、眼泪、叹息、懊悔和掩饰,一切都是平平淡淡的。他约她出来喝茶:“我回来了,茶社见好吗?”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,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。

她说:“好的,但喝茶不必了吧,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你在那棵樱花树下等我,我会从你身旁走过,请别认出我……”他答应了。

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,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:“再见,来生再相认,来生。”

正是樱花凋落的季节,在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,站着一位老人,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,手中是一捧如血的红玫瑰,49朵——距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,已有49年。

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,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玫瑰,同时微笑着说“谢谢”。49朵,总有一朵是属于加代的吧,不管她现在是消瘦还是富态,是儿孙成群还是独自寂寞,是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……老人遵守约定,不去辨认,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。有的老妇人坦然接受了,客气地道谢;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,可还是接下花,匆匆离去。

他知道,她会从他身边走过,会认出他,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玫瑰。而来生,他们会凭此相认,来生,一定。

带着坚硬的壳相爱

◆ 王晓宇

路宇最初离开的那段日子里,原本狭小的屋子骤然变大,空旷得让人发慌,原来的欢声笑语一下子被死寂沉沉取代了。我和林西在餐厅里吃饭,仿佛跟盘中的食物有仇似的,各自埋首,不发一言,偶尔目光相撞,都能感觉到对方眼神中的怨恨。

是的,我恨林西。

路宇对我解释说离开是为了去南方发展自己的事业,可我根本不信。如果林西不打扮得像个妖精似的,不用名贵香水,不败光路宇所有的积蓄……路宇怎么会忍心撇下我们,独自离去?

我知道,林西也恨我。

我懂得林西看我时纠结目光背后的潜台词,她一定认为是我泡吧、逃学被老师发了通缉令让路宇觉得面上无光,一定是我的早恋让路宇束手无策,伤透了心,他才会做出那样错误的选择。

因为路宇的离去,我和林西朝夕相对,却只有漠视和冷淡。很多时候,我都怀疑,她根本不是我小时候喜欢依赖和撒娇的那个人,她变得情绪化,近乎苛刻地要求我。

二

人往往都是在失去之后,才懂得珍惜。我常常看着床头柜上路宇的照片发呆,他眼神温暖,笑容亲切,一切仿佛还和从前一样。于是我下定决心做一个路宇所期望的人,等他回来后,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早上按时起床,洗脸刷牙、吃早餐,然后按时去上学。晚上回家先练琴,之后伏在桌子上写作业,我不再偷偷摸摸地看武侠小说,也不再迷恋网游。

然而,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,路宇再也没回来过,甚至连电话也少得可怜。更可恶的是,林西从那时起,就开始拒绝给我零用钱,连补习费也让我自己想办法,哪怕是卖废品她都不管。

我心中对她的怨恨日甚一日。我甚至想,将来有一天,如果我赚了很多很多钱,也要像她对我一样,一分都不给她。

有一天晚上,写完作业,我站在窗口伸懒腰看星星的时候,忽然瞥见楼下停着一辆宝马。林西从车上下来,走了几步,转身挥手。她还是那么优雅,就连挥手这样小小的细节也不例外。

三

我盯着墙上的石英钟,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蹦,那种“咔咔”声来得分外响亮和刺耳。

两分钟后,我听见钥匙捅进锁眼旋转的声音,然后看到她满面春风地走进来。她像没有看到我一样,甩掉高跟鞋,拿起角柜上的玻璃杯,仰起头,把杯中的半杯凉开水一饮而尽,如饮甘露。我耐心地等她做完这一切,然后尽量用平缓的语调问她:“你不是说加班吗?”她点头。

“你加班还是跟男人约会去了?”我的声音很大,大得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失真。她转过身来,桃花般的脸上生出一抹怒气。她说:“你有什么权力监视我?”我梗着脖子,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说:“我没有监视你,我又不是瞎子,你坐宝马回来的,只怕全楼的人都看到了,加班有这么好的待遇?路宇离开不过才三个月的时间,你这么快就找新男人了?”

我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刻薄,我就是想刺疼她。

林西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疼痛,她的眼泪缓缓地流出来,弄花了脸上精致的妆容。我松开她的手,回到房间里,拿了一件外套出了门。



林西追到门边问我：“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”我无所谓地说：“去哪儿都好过在这里和你争吵。”

门“咣当”一声关上的时候，我看见林西顺着墙，慢慢倒在地上。

四

林西在网吧里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，她面容憔悴，眼神空洞，看见我，“啪啪”抽了我两个嘴巴子。我扬起头说：“你这个女人疯了吧？干吗打我？”林西并不含糊，说：“走，跟我回家！”

林西拽着我上了2路汽车，像小时候那样牵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被挤丢了。可我还是像一条鱼一样从前门那儿逃了下去。看着她在已经开动的汽车上焦急地冲我摆手，嘴唇一张一合地动着，我开心地笑了。

流浪了几天，我终于花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。当饥饿袭来时，我放下了内心里最后的尊严，选择去同学小丁家里暂住。小丁和她老爸相依为命，很多时候她老爸在外面疲于奔命，很少回家，所以家里便是我和小丁的天下。

有一次，我和小丁去街边的小店买包子，忽然看见林西。她依然是以前那个满脸桃花的女人，眼睛顾盼之间全是风情。一个男人，暴发户模样的嘴脸，把林西精致的小皮包“嗖”的一声从屋子里扔出来，指着她的鼻子骂：“卖保险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骗子，狗皮膏药，离我远点！”

林西被那个粗鲁的男人推了一个趔趄，从屋子里踉跄出来。我躲在街边卖包子的笼屉后面，远远地看着她，心中顿生五味杂陈的感觉。路宇走后不久，林西说整天待在家里太无聊，要出去工作。没几天，她就得意地告诉我自己现在在一家大公司里上班，因为被委以重任，所以经常要加班。这样高傲的林西，这样精致的林西，怎么会去卖保险呢？

我看着林西，心中生出凛冽的疼。我也终于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，林西不是去和男人约会了，而是签到了一张保险合同。

五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的时候，我没想到是路宇打来的。

路宇用少有的沉重的语气对我说，他的离开，全是因为自己的过错。去年下半年，路宇迷上了炒股，却屡屡不顺，不仅赔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一大笔债。他没脸面对我和林西，只好去南方打工赚钱。而一向养尊处优的林西，也迫于生活的压力出来工作养家。他们从没对我讲过这些，是不想给我增加心理负担。路宇最后说：“路西，你回家吧。”

泪水一颗一颗的，滚烫滚烫，打湿了我的脸庞。

林西生日那天，我用自己赚到的稿费给她买了一件礼物，一条漂亮的长围巾。自从林西不给我钱后，我送过报纸，做过兼职打字员，给期刊投稿……在这些磨砺中，我迅速成长了起来。林西看到礼物后，哭得像一个女生，她说：“路西，你终于长大了。我那么残酷地对你，是因为我实在是怕，怕哪一天我也像路宇一样突然离开，而你还没有生存能力，就像从前的我一样。”

是的，林西是我的妈妈，路宇是我的爸爸，我是路西。我们曾经是一个欢乐的三口之家。可是，有一天，路宇突然离开，剩下我和林西，互相爱着却不会表达。

彼此靠近，才能相互温暖。

你

◆ 何君华

今天下午,三点左右,你又回来了。我分明感到你回来了,除了你,还会是谁呢?

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,一动不动地盯着院门,我在等你。村庄还是一如往日的贫穷,连天空也是空荡荡的,没有一只小鸟飞过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你没有来。我就这样静静坐着,等你。

风是从东南方吹来的。先是道路两旁的樟树叶子哗哗作响,鸣蝉在这个时候也突然喑哑了喉咙,接着,院子里掉漆的旧门“吱呀”响了一声,似乎是有人进来了。

是的,就在这阵风的拥抱里,你进来了,轻轻地坐在那把我为你预留的椅子上,安安静静,不说一句话。你不看我,静静地纳着一只还有大概三分之一没有缝完的千层底。天知道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永远纳不完的千层底。

记得有一次,爸爸对你说,我们家的鞋子够多了,已经不再需要千层底了。况且,现代工艺制造的鞋子并不见得就不如千层底结实,家里又不是买不起鞋子。可是,你仿佛没有听见爸爸的话一样,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,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飞针走线,用最古老的方式缝制着最古老的鞋子。

每当我放学归来看到院子里独坐的你时,我就会赶紧放下书包,搬一把小小的凳子坐在你身旁,安静地看你怎样用双手变出一双漂亮的千层底来。

是的,这个时候,你已经是一位创造奇迹的魔术师了,而且,是一位充满艺术创造力的魔术师,这是最朴素而又最华丽的艺术。

你可以想象,就这样凭空做出鞋子,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来说,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就是这双鞋子,我可以穿着它跳皮筋,爬上十几米的老树掏鸟窝,和一群嘻嘻哈哈的乡村少年踢一场简陋的足球赛。

我被你精湛的技艺深深震撼了,尽量屏住呼吸不去打扰你的表演。不错,这就是表演。我害怕我的一个小动作小响动会破坏一件艺术品的诞生。

有一次,我还是按捺不住少年的激动向你提出了一个无比幼稚的问题:做好一双千层底需要缝多少针?这个问题太可笑了,你怎么可能数出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呢?你从来都没有上过一天学,连数字都数不清,又怎能搞清那成千上万只细密的针脚呢?可是,因为我的这个问题,因为我那个愚蠢的附加动作——摇晃你的手臂——灾难无可避免地发生了。

你的手指出现了一滴鲜艳的殷红——针深深扎进了你的手指,血滴在千层底上,也滴在了我的心里。那只千层底刚好是为我缝制的,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一抹钻心的红——那是你温热的血滴。

我惊恐地望着你滴血的手指,你却安慰我说没事的,一边把手指伸进嘴里用力吮吸了一下,继续若无其事地完成你的艺术创作,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一切恢复平静,只有针脚在鞋子上走动的声音,那声音仿佛一个人在院子里踱着步子,安静而神秘。